

小神鑼

政綱

提起“小神鑼”的故事來，十里八村沒有不知道的，都說这事就出在我們村上。

不知道那是多少年前了，我們村上住着一戶姓張的。老漢張大奈，窮了一輩子，臨死只給兩個兒子留下四畝地跟一張鋤。老大叫天柱，心眼多，趁勢先占了村東那二畝陽坡地；老二叫地寶，誠實、能干，沒挑沒揀，只留了靠北的二畝背窪地。天柱看還剩下一張鋤，不在乎地說：“算了！天大的本事還能鋤出個金蛋來？”說完就丟給了地寶。地寶拾起鋤，摸摸溜光的棗紅杆子，怪心愛的，說：“庄稼人少不了它。”天柱說：“你喜欢你就拿去，可有一宗，咱們打這兒得分家另

过。”地宝听了一楞：“哥！咱爹的坟土没干，怎么就**想分家**？”天柱把眼一瞪：“你少提爹！爹活着心眼偏，啥事都向着你，有便宜叫你占，有虧給我吃。这回爹死了，还能由着你？再说，樹大分枝，人太分家，沒有話說的。”地宝被逼得没法，只好依从了。

哥兒兩分家以后，天柱是原家原地，仗着秋上打下的柴米整整坐吃了一冬。到了春天，家家地里都下种了，只有他那二畝陽坡，快过清明了还長着荒草。本來，天柱打算跟別家伙种，一年到头好吃点省心粮。可是不巧，問問張家，張家嫌他懶；求求李家，李家怕和他合不來，誰都不願意跟他搭伙。后来他一赌气打了半斤燒酒，一边喝一边罵，喝着罵着就睡着了。一觉醒来，嘴里又干又渴，心想：“要是吃些香瓜該多舒心！”想着想着就嚥了口吐沫——真是种谷种麻，不如种瓜。一拍大腿：“对！我就种瓜，又香又甜，天天过年！”

地宝自从搬出来，就在地边上搭了一间茅草屋，趁着冷冬，把那二畝背窪地翻得又松又透，鏟得整整齐齐，惹得过路人都說：“好肥的地呀！”

交了三伏天，瓜熟了，天柱吃瓜吃得浑身柴瘦，滿臉蠟黃。有一天，忽然想起了地宝：“地宝怎么样了，看看他餓死了沒有？”說着就向背窪去了。到了背窪，一片蔥綠，天柱轉了好几个圈兒，怎么也不敢認了。正在犹疑，背后有人喊了声“哥！”天柱扭头一看，正是地宝。地宝說：“哥来啦？”天柱說：“你吃啥了，怎么这样壯实？”地宝笑了笑：“沒啥，大蔥沾醬，越吃越胖！”天柱听罢臉都气紫了。眨了眨眼說：“我那瓜地收成也不坏，想跟你掉換掉換！”地宝說：“种得好好的，換啥？”天柱捏了捏拳头：“有爹娘从爹娘，沒有爹娘从兄長，这你不懂？”地宝見扭不过他，又只好依从了。

哥兒兩換了地以后，地宝还是那么勤儉。有

一天，拿了把板斧又上南山砍柴去了。砍着砍着，听见从远处传来一阵哭声，四下里看看没啥，抬头一看，半天空飞过去一只老骚鹰，怀里还抓着一个姑娘。地宝心想：这准是从谁家抢来的，真可恶！想罢就顺着后影儿追下去了。追呀，追呀，也不知追出了多远，太阳都快下山了，连个后影儿也没追上。可把地宝急坏了，天都快黑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正在着急，一低头，模模糊糊看见山石背上有一溜子滴血，正是对面追来的方向，啥都明白了，地宝紧了紧裤带，顺着滴血又往前追，追到一座山石洞口滴血就不见了。地宝刚要进洞，一大块山石刷地就把洞口堵住了。地宝说：“石头大哥，你放我进去吧！”石头说：“千家媳妇万家婆，进去就没出来过！你去还不是白白送死？”地宝说：“我有办法！”石头说：“你要能把我搬开，你就进去。”地宝见软的不行，抡起板斧就把石头劈了个粉碎。劈碎了石头就朝洞里走，洞里黑压压的伸手不见五指，什么也看

不見。走呀走的，聞見一股騷氣味，再往前走就看見亮光。哎呀！到處都是白骨头，這是多少屈死的姐妹呀！地宝抖了抖膀子，就直奔亮光去了。越往里走越亮，越往里走越大，只見一間廂房的窗戶上，映着半截女人身影兒，心想：說不定這就是那個姑娘！他悄悄地走到窗根底下，朝里一看，正是她！那姑娘蓬頭散髮，半边身子都被血浸透了。地宝氣的直咬牙，趁着四下沒人，貼緊了窗戶小聲說：“你是哪村的？”姑娘听說話的聲音不像是坏人，擦擦眼淚說：“我是馬營的，你是誰？”地宝說：“我就住在大山底下，我是來救你的，快走吧！”姑娘說：“不行！要讓老鷹知道，連你也沒命了！”“我有板斧！”姑娘嘆了口氣說：“一把板斧頂啥？听說它还有个兄弟，叫二老騷，出去抓人還沒回來，它兩有个小神鑼，一敲要啥有啥，厉害着呢！別說你我，就是再來十个八个也沒有用！你救不了我，快逃命吧！”姑娘說完，一勁兒哭。地宝說：“老騷鷹現在在哪兒？”姑

娘指指上房：“正在上房睡覺，它逼着我今兒夜里就跟它拜堂，我不依，它把我打一頓，還說：‘一會兒醒來，再不依就把我下鍋煮死！’”地宝尋思了一會兒，一抬頭看見姑娘胸前別着根綉花鋼針，就叫姑娘先假裝跟它拜堂，拜完堂就用酒灌他，想法子把這根鋼針給它吞下去，自有辦法。姑娘說：“行！到時候你可准來呀！”地宝說：“你放心吧！”囑咐了幾句就躲到黑暗的地方去了。

一更沒事，二更拜堂，到了三更天，老騷鷹正樓着姑娘吃酒，忽然覺得有東西穿腸刺肚，頓時疼得滿臉冒汗。老騷鷹捧着肚子說：“不好！酒菜里有什麼？”姑娘說：“想是酒吃猛了，躺下歇歇吧。”“不對！”老騷鷹疼的就地直滾，剛要喊人，地宝在床底下看准了機會，竄出來，掄起板斧一下就把它劈死了。

姑娘忙從枕頭底下翻出小神鐺來，敲了三下：“神鐺大大，俺兩坐下。”話剛說完，神鐺果然



大了，不大不小，正好可以坐下兩人。姑娘說：“快上來吧，一會兒二老騷回來就壞事了！”地宝坐上神鐺，神鐺就往天空上飛行了。地宝只覺得耳邊一陣風响，過了一會兒，不前不后，正落在一個十字路口。姑娘說：“你救我一命，也沒啥报答。我就給你做个媳婦吧！”地宝說：“我家里可窮！”姑娘說：“我家里也不富。你要不嫌棄，咱們就以板斧為媒，神鐺為証，不用接，不用送，三天后咱們還在這十字路口見面。”

地宝跟她拜罢神鐺，就各回各家了。

过了兩天，天柱到地里拔葱，一抬头，地宝住的茅草屋不見了，地边上新建了一座大瓦房，心里怪納悶的，就去問地宝。地宝把救姑娘，得神鐸的事都实說了。天柱听了饞得直流口水，心想：这真是一举兩得！第二天，他也借了把掘斧，順着地宝所說的路找山洞去了。找了好几个山洞都不对，最后，見一个山洞口有一堆碎石头，也沒管三七二十一，朝里就闖。到了洞底，果然是灯明燭亮，一片瓦房，什么都对，可就是沒找到姑娘。剛停住脚步，就听見从里边傳來一陣哭声，天柱心想：“有門兒，真是該着我走运！”抖了抖膀子就直奔哭声去了。到了上房，見窗戶上映着半截女人身影兒，推开窗戶一看，正是个大姑娘，天柱說：“喂！你是哪村的？”姑娘沒好气地說：“李村的，你是什么人？”天柱說：“我叫天柱，你要答应让我做媳妇，我准能救你！”姑娘橫了他一眼，沒說話，天柱以为她答应了，就問小神鐸藏在哪儿了。話剛說完，就覺着脖子后掐過來一

只毛茸茸的大手。扭頭一看，腿都吓軟了，原來是二老騷：“好哇！你劈死了我大哥，偷去小神鑪，這回你还往哪兒跑？”天柱跪地央求說：“那是地寶干的，不是我，饒命吧！”二老騷不由分說，把天柱按倒地上就揪鼻子，揪一下問一聲，揪一下問一聲，把鼻子都揪得掉下來了，还在揪。那姑娘隔着窗戶看得真真切切，知道自己沒有活路了，把心一橫，端起油燈往窗戶上一点，頓時就燒起來了。二老騷一看气得青筋直暴，翻過身來就扑姑娘，姑娘哭了聲爹，叫了聲娘，一頭就朝二老騷撞去了，兩人扭在一起，你撕我打，誰也不肯放誰。

這時候，火苗子更大了，四處都燒起來了。

天柱昏昏沉沉地覺着滾燙，一睜眼，周圍都是火，也沒顧得東西南北，扭頭就朝外撞，跑几步，跌一跤，跑几步，跌一跤，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太陽都老高了，才拖着長鼻子跑回家里。

後來，還是地寶用那個小神鑪把天柱的長



鼻子縮回去了，可是天柱从此却留下个低头的毛病。有的孩子見了就問：“天柱怎么总是低着头呢？”人們都說：“他不肯劳动光想投机，于心有愧嘛，見人还能抬起头來？”